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三編



蛇首黨

一冊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洋 冊
裝 裝

秦 漢 演 義

黃 恆
編 士

定 價 八 角 特 價 四 角

陽 曆 十 月 底 止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者。惟東周列國志三國志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演義等書。淺陋太甚。欲其貫穿歷朝。而文字足與東周三國相配者。殊未見也。本館有志乎此。今先出秦漢演義一種。以上承東周之後。全書計十餘萬言。分訂四冊。內容豐富。紀載翔實。敘述扼要。趣味濃深。文字淺明。圖畫美備。可爲史料之補助。可作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書中之大觀。續編兩漢演義。以與三國志相聯接。現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丙又(536)

中華民國六年九月初版

(蛇首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 纂 者

南 通 范 逢 辰

校 訂 者

武 進 冷 風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貴陽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達縣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貴陽石家莊 哈爾濱 新嘉坡

蛇首黨目次

第一章 掘寶

第二章 奪環

第三章 奇瓶

第四章 復仇

第五章 屋頂白圈

第六章 椅背燐機

第七章 偵探筒

第八章 鴉片船

第九章 探心機

第十章 克雷失蹤

蛇首黨

美國奧瑟黎敷原著

南通 鎮江 張逢辰 同譯

第一章 掘寶

伊蘭獨居斗室。回憶從前爲怪手所困。如夢如昨。猶有餘怖。旣而閱報。報中所紀。卽余所紀怪手自盡事。說見怪手印無何。堅寧入告塔俾塞至矣。塔俾塞者。伊蘭之乳媪也。負郭而居。屋宇雅潔。伊蘭擬就彼小住。藉避塵囂。以資調攝。命人招來。向之借屋。而此時已至。伊蘭欣然往圖書室。投身乳媪之懷。含笑呼曰。阿姆。吾見姆甚樂。擬偕姆歸。依姆小住。塔俾塞徐撫其柔曼之髮。曰。吾屋爲爾所賜。爾能惠臨。私心竊喜。吾居此宅有年。頗稱安適。近則吾夫約希瓦。嘗爲我言。此宅中夜紛擾。頗類神怪。伊蘭聞之愕然。旣而曰。不經之談。何足深信。卽命束裝。旋披衣與約瑟芬告別。約瑟芬謂塔俾塞曰。願阿姆善視吾兒。塔俾塞曰。鄉居安適。不若城市之危。

乞無以女公子爲念。言次相攜登車。婁士鐵與俱。既抵塔俾塞家。伊蘭居一斗室。室清潔。臥榻設其中。紗幕低垂。若霧縠然。伊蘭夜不安席者數月。既離危境。適此幽居。厥狀至樂。更闌就寢。不覺酣睡。樓下一室。裝飾與塔俾塞臥室相同。質樸無纖塵。爲其起居室。內有一火爐。暨所儲各物。婁士鐵納鼻足際。伏臥其中。陡然驚覺。張其兩耳。貼近爐際。旋即狂吠。登樓奔詣伊蘭身畔。伊蘭香夢沈酣。陡爲冷物所觸。不覺驚醒。異而視之。犬鼻也。犬見主人醒。向之搖尾。伊蘭陡憶婁士鐵前曾有所警告。說見怪手印今者或有所遇。方沈想間。婁士鐵下樓。伊蘭隨之。至起居室。扭明電燈。口呼其名。婁士鐵似審主人意。目注火爐。伊蘭就其注目之處。審視諦聽。聞地中出有異聲。伊蘭默忖曰。異哉。此聲乳媪所謂神怪者。殆此耶。旋聞聲漸大。大駭。趨叩乳媪室。既叩且呼。塔俾塞驚詢之。呼其夫醒。與之偕往。其夫欠伸作欲睡狀。伊蘭低謂曰。聲又至矣。聲愈大。似物之擊石。塔俾塞聞之。微震曰。此聲之來已歷三夜。言次繞行爐側。求其聲之所自來。覺聲在地板下。三人瞪目而視。不發

一言。約希瓦啓。屨出一巨銃。授伊蘭。良久。聲止。衆悉歸寢。惟伊蘭就枕多時。迄未寧貼。目不交睫。覺有神怪。時來相擾。似夢非夢之際。恍見窗外有一影狀如人。其面爲物所覆蔽。乃掣銃目矚窗外。朦朧夜色。鬼影憧憧。乃坐向窗發彈。碎其玻璃。聲若洪鐘。旋即躍起。扭明電燈。趨奔窗前。約希瓦夫婦聞聲俱醒。偕奔起居室。旋偕奔伊蘭室。二人登梯。中心搖搖。足軟氣喘。幾暈而踣。望見伊蘭。急詢其故。伊蘭答曰。見一人面。在窗。有物蒙蔽。約希瓦聞言。奔出四矚。則寂無一人。惟窗外有一小匣。俯拾而入室。啓之中。有神像。係牙製雕琢精緻。具體而微。貌至獐惡。伊蘭遙立而視。不覺駭避。約希瓦夫婦亦驚悸。

伊蘭鄉居之日。克雷攜裴雷之紙據文件。回試驗室。與余探究裴雷所藏金處。

見說

怪手

忽有人爲克雷送箱來。克雷出受箱。余乃伏案檢視紙件。得一巨緘。緘有七九九九〇〇〇元字跡。余得之狂喜。以爲藏金之據。爲我所獲。不覺失聲而呼。旋啓緘中。藏一小緘。內僅一白紙片。余念裴雷乃大奸巨猾。豈肯以顯著之跡遺留。

人間或者逞其狡謀。掩其藏金之跡。不使人知。姑留此緘。以混人目。睹案頭有鐵絲籠。乃以白紙片。投諸其中。復檢閱他紙。適克雷啓箱。取一玻璃瓶出。指而呼曰。華邇德。爾曾見此乎。余曰。似曾見之。究係何物。不可記憶。克雷曰。取紙片來。余就籠中覓得棄紙。以授克雷。克雷拔瓶中之塞。傾液於紙。燃燈。置紙燈上。紙勿燃。方欲詳言其理。忽見有紋。隱約現於紙上。乃大駭愕。噤口注目。詳細探究。余亦從旁諦觀。紙上之紋。已現小半。頗類火爐圖樣。克雷顧謂余曰。此紙何來。余指案頭。克雷默然。旋投紙於火。全圖畢現。果建築家所繪火爐圖樣。余驚詢其故。克雷曰。此必隱顯墨所繪。爲電燈所灼而顯。第不審何用耳。

翌日下午。伊蘭自鄉中來。克雷肅之入。喜溢眉宇。謂之曰。汝非鄉居耶。歸何速也。吾憶爾甚。亟願相見。伊蘭曰。吾亦念爾。但吾所至。輒有神怪憑依。不審何故。乃歷述前夕之所遭。且曰。我初聞乳媪言。以爲老年人嚙語。詎知有聞有見。乃授以匣曰。此卽約希瓦之所拾得。克雷啓匣。見牙像。驚視良久。旣而曰。塔俾塞之宅。係爾

所贈。此宅非購自裴雷乎。伊蘭領之曰。未審與此有何關涉。克雷取電燈所灼之紙。卽顯有圖樣者。舉以示伊蘭曰。爾在乳媪家。見有火爐。若此者乎。伊蘭視圖。噤不發聲。而眉宇間。時露驚悸。良久。答曰。乳媪起居室之火爐。大類此圖。克雷不語。久之。謂伊蘭曰。倘爾不憚跋涉。吾願偕爾前往。伊蘭曰。善甚。克雷乃攜紙片。取帽及裝。偕余等出。薄暮。抵塔俾塞家。與塔俾塞夫婦相見。伊蘭與塔俾塞相別。半日爲時。匪修。而塔俾塞見其重來。一種戀戀之情。親愛之意。現於辭色。令人望之。生妬。余此時視起居室之火爐。與紙片所繪。乃二而一者。克雷則凝視火爐。復觀紙片所繪之圖。見圖中有一凸點。乃俯躬爐側。詳細摸索。久始覓得。類一小槓。壓其槓。初不稍動。旋觸機而啓。現一穴。下有鐵梯。克雷向穴注視。余趨梯前曰。盍往探之。克雷曳余出。復閉其機曰。華邇德稍候。言次。環顧諸室。復繞行屋外。就空地上。視察一周。適塔俾塞爲吾輩治具。邀往餐室。乃相偕入席。席中以火爐異聲爲談資。此種變象。旣印腦際。若異聲立至。然此際固寂無聲也。旣而異聲盈耳矣。婁士

鐵亦聞之狂吠。吾輩辨其聲。大類器械接觸之聲。克雷悄然行至爐側。傾聽良久。壓槓啓穴。低語曰。華邇德偕我來。余與之緣梯而下。伊蘭尾其後。克雷仰視曰。伊蘭毋入。伊蘭不聽。克雷嚴拒之。約希瓦夫婦亦竭力勸阻。余二人暗中摸索。行丈餘。得一隧道。頗曲折。蓋鑿石掘土而成者。乃蛇行而前。且行且躡。克雷似有所見。忽止步。余仍前進。觸彼幾踏。蓋克雷所見者。卽長興與彼竊裴雷金窖圖奉其主命前來求索其主名。烏藩爲某國人。潛行入美居林蔭路屋外觀不閱。內頗雅潔。彼來紐約。惟魔教中人知其蹤跡。長興爲其爪牙。於烏藩抵紐約之翌夕。卽往謁。執禮甚恭。烏藩曰。攜圖來。未蓋彼已知長興得有怪手藏金圖矣。長興復向之鞠躬。出圖相與研究。圖上有啓箱慎防毒氣六字。長興指示之。烏藩曰。汝能取耶。長興低首曰。能旋啓囊出酸素。兜示之。蓋用以避毒者。卽偕烏藩出門登車。驅車鄉僻止於單軌電車道旁。距鎮較遠。長興受命攜囊下車。烏藩俟車中時方深夜。電車往來漸稀。長興沿電線而行。至電柱下。取時計閱之。知二十分鐘後。方有車至。乃

曳囊中電線緣柱而上。其捷如猿。及其巔。以電線之一端。擲過饋電線。Feed wire。復緣柱而下。戴樹膠手套。曳電線之他端。穿林越徑。至一洞口。洞在小山旁。小而暗。彼負囊曳線而入。毫無畏。蒞行至窖室前。全室爲一木所支。餘悉以土爲之。木埋地中。歷有年。所將朽矣。室門蔽以土石。長興取電錐。Electric drill。聯於所曳電線之上。以錐猛攻。將於二十分鐘內。藉電力以除障礙。伊蘭與塔俾塞。昨夕所聞者。卽此物。今夕彼又繼續工作。攻破室門。於巖石之際。現一小保險箱面。彼按圖而索。且攻。且視其圖。知圖中所示。慎防毒氣之處。卽指箱壁。亟探囊出酸素。兜戴於首。竭力攻之。吾與克雷。今夕所聞之聲。卽此。是時吾二人已入隧道。長興但聞悉。索有聲。疑支屋之柱將傾。乃注目屋頂。吾二人在轉灣處。觀其動作。克雷在前。余踣踞其後。以背倚壁。低謂曰。見者何人。言次。不覺以手觸壁。壁石墜地。有聲。克雷曰。華邇德。宜留意。言未畢。吾二人已爲彼所睹。彼卽取囊而遁。吾二人疾追之。隧道途徑。彼所素悉。惟戴兜於首。行不能速。吾二人愈迫愈近。幾及矣。彼微轉。

其身擲物地上。訇然作聲。余誤爲炸彈。然吾二人均無恙。惟濃烟塞滿隧道。克雷觸烟而咳。曰。此紙爆也。已而復前。彼擲紙爆。且擲且逃。烟愈濃。由起居室之穴。溢出。伊蘭等亦咳。伊蘭啓窗透空氣。穴內烟驟滅。吾二人已不見長興所在。知追亦無益。乃返至窖室。見地上遺一囊。克雷啓囊。見電錐及工作具。爲之意滿。忽有所悟。卽取錐向保險箱錐之。錐係新發明者。鋒銳不可當。無何。箱面鋼已錐破。乃拔錐出。旋發有惡臭。塞滿口鼻。余二人俱暈。是時長興已至洞口。忽止步諦聽。覺無追者。去兜小立。復戴兜入洞。返窖室。見余二人臥地。暈而未蘇。乃喜急趨保險箱側。啓薄鋼板。得一小匣。無暇啓視。乃挾之而奔。忽矚吾二人出紙書曰。『感謝汝之工作。』署名處。畫一蛇首。張吻露齒。卽其符號。書畢。向吾二人獐笑。出其刀向吾二人刺擊。聞足音驟至而止。蓋伊蘭等在起居室。覺惡臭由穴中出。不聞吾二人聲息。伊蘭憂疑交集。欲緣梯而下。約希瓦夫婦阻之不得。卽下梯。其犬隨之入隧道。至窖室前。卽長興舉刀之時。長興見伊蘭至。不及趨避。乃與之鬪。逼伊蘭柱。

前拔刀相向伊蘭。顫動。柱折。屋覆。人犬俱埋。土石中。先是伊蘭下梯時。約希瓦尾其後。其妻曳之出。立閉穴。約希瓦撥之不開。乃憤極。趨園中。思覓物以啓穴。見數尺外地陷。旋見土中出一人首。首戴一物。狀至怪異。卽戴酸素兜之長興也。長興旣出。抖去沾身之泥。抖畢。卽逝。旋見土中露出一爪。繼露鼻。終則全身畢現。犬也。約希瓦向屋中取鋤。犬奔躍入窗。迴身皆土。投約希瓦夫婦身畔。復奔窗前。塔俾塞手指火爐。目視窗口。犬由彼入。由此來。復謂其夫曰。速隨之往。乃相率至地陷處。塔俾塞口呼伊蘭。約希瓦以鋤猛掘。婁士鐵亦以爪爬土。似爲其助。未幾。掘見伊蘭。塔俾塞夫婦掖伊蘭出。將負之歸。伊蘭呼曰。掘……克雷……華邇德……約希瓦復力掘。婁士鐵仍助。以爪旣而掘。見吾二人。伊蘭等共拽之出。負之歸。是時吾二人知覺已失。久之。乃蘇。伊蘭凝睇。克雷握其手。更撫其額。塔俾塞則俯而視我。狀類慈母。是時距長興出土時。可十數分鐘。長興出土。卽奔就烏藩。示以匣曰。速……主人……追者且至。言已登車去。其兜車疾馳。抵烏藩宅。烏藩屏退左右。鍵其室。置匣。

案上啓其蓋中有一匣。復啓之。錦絨之墊上有一指環。鑄多數小圓球。二人大惑。幾疑裴雷七百萬元之說爲誕。烏藩喃喃曰。七百萬元何在耶。抑僅此指環耶。

第二章 奪環

黎粲者。惡黨之魁也。忽無故而死。彼黨咸以爲死於長興之手。長興毒死黎粲。原由不可得。第知長興之至紐約。實爲彼黨所忌。由是彼黨遂信長興爲其主犯。其新任黨魁方偕死黨數人。集於總機關部。密籌處置長興之策。旋以詭計聯絡烏藩書記。復與之會議。恃爲內援。會議室距公園路較近。前有木柵。旁有大屋。烏藩機關部在焉。門外卽林蔭路。是時長興以長繩之一端。繫於屋頂旗竿上。復以繩之他端。繫於鄰屋烟筒。相距可二十餘丈。旋入室數分鐘。取祕環戴於食指。卽在地窖所得者。更詣案啓箱。取藏金寶囊。整衣出。長興此來。蓋奉其主之命。取此金賄人入黨。旣出。卽往來奔波。凡可賄以金者。無所勿至。是時烏藩書記適散會返。自門隙窺見長興舉動。卽取小弓矢。旋伏案書數字於紙捲之。塞入薄翮。貫以矢。

啓窗發矢射木。柵上矢中。柵顫動。有聲。柵後屋中有一人銜菸。欲睡。聞聲躍起。趨視之。矢也。拔取。翻中紙讀之。其文曰。攜多金出者。長興也。讀畢。報告總機關部。部中黨人咸出。散布林蔭路。以伺長興之隙。長興行過林蔭路狹處。至小肆前。見有六人尾其後。六人體健而貌獐。均諳柔術。長興雖與之鬪。非其敵也。其指上祕環囊中之金。悉被六人攫去。警士聞聲立至。其新任黨魁見之。卽舉斧向長興之顙。猛斫。警士急發彈。中其腕。斧應彈而墜。無何警士捕二人。餘均逸。長興被創臥地。有一警士愛爾蘭人也。體肥而舉止粗笨。前掖之起。問曰。傷重乎。長興畏入警署。雖創鉅痛深。亦不敢白。承強作笑。容頻搖其首。負創而歸。胸懷憤懣。思求助於克雷。

雷思立者。檢察官也。以黎黎被殺案。委克雷偵緝。蓋被殺者似中毒身死。某日。克雷方研究此案。適雷思立人。問曰。有所得否。克雷曰。死者實中烏頭毒。烏頭性極毒。中此毒者。傷不外發。毒留屍體者極少。無術可驗。因取架上毒物學示之。雷思

立曰。果無術可驗耶。克雷曰。有一。澱粉粒。試驗法。此爲列加勃教授所發明。因毒物之澱粉粒。必留屍體。遂取屍體中之血。以顯微鏡研究。知死者果中烏頭毒。解毒之法。爲注射法。言次。取瓶。櫥中示之曰。此卽遜吉達靈。按此爲玄參科之草所製之精料也。以此注射皮內。其毒立解。惜黎黎已死。無可挽救。

吾更敘伊蘭矣。伊蘭自塔俾塞家回。偕約瑟芬布置客室。豫備宴會。克雷聞其歸。造其廬。堅寧導之入。伊蘭見克雷齒爲之粲。曰。爾來何巧也。吾將開一會。頗饒雅趣。方以柬招爾。言次。取一美麗之柬授之。文曰。陶糾伊蘭敬請四月六日下午八句鐘。賁臨。署名東方雅集。蓋一遊戲宴會。室中陳設。以暨食品。俱用東方式。迥異舊觀。克雷四矚。歎爲創舉。曰。吾當如期赴茲嘉會。伊蘭聞之。鼓舞。乃捉克雷之臂。強拽之出。邀之赴市。購東方裝飾品。以備會時所需。行至第五街下段。入珠寶肆。展覽櫥內。羅列金銀象牙刻鏤之物。甚夥。肆主以布裹腕。藏諸袖中。惟恐人見。出而肅客。蓋肆主卽新任黨魁。肆卽藏垢納污之地。所陳列之珍寶。卽其攘奪物。伊

蘭向克雷告以所需。克雷助之選擇。旋購得璧飾及各種飾品多件。付價將出。伊蘭忽向展覽櫥。頻頻注視。黑絨墊上之指環。蓋卽肆主攫自長興指中者。伊蘭指謂克雷曰。此奇製也。花樣亦異。克雷領之。是時肆主因伊蘭購物。夥私心竊喜。見伊蘭指此指環。乃趨前。緝其美。克雷遂爲伊蘭購之。偕伊蘭出。同赴其家。入試驗室。余適在室。作星報論說。伊蘭告以東方雅集事。余亦願作不速之客。忽聞後有剝啄聲。不速之客至矣。客卽長興。自裴雷旣亡。彼久不入此室。伊蘭見彼之至。不覺狐疑。長興向吾輩爲禮。克雷見其前來。徒然觸起。前曾用以偵緝裴雷。今擬仍用此人。以偵裴雷藏金之處。乃與之周旋。長興不俟發言。趨前作耳語曰。克雷先生。知市中惡黨行爲乎。知我所處之困難乎。先是市中有一惡黨。前向吾索款。吾勿應所求。紛擾卽因之而起。克雷陡聞惡黨之名。知與黎粦案有關。乃拽之至吾背後。與之密談。距吾二人纔數武。吾仍與伊蘭談開會事。伊蘭興高彩烈。不覺置手於案指上之環。遂爲長興所見。長興駭異。念此環胡爲入彼手。因克雷在。不敢

認爲己物。恐克雷詢其究竟。乃陡生一計。急趨伊蘭前。作禮曰。聞姑娘方有雅集。能容鄙人作一幻術家。以助興否。伊蘭驚異曰。爾精幻術耶。長興乃取瓶於案。以左右手受授神敏。不測凡數次。瓶變爲管。後仍變爲瓶。衆悉歎賞。克雷亦爲之贊美。頻頷其首。伊蘭始而狐疑。繼乃屈從。克雷之請允招之入會。以娛嘉賓。

會期已屆。所購壁飾。張掛滿壁。客室圖書室。燦然奪目。陳列各品。俱東方佳構。大類東方人之居室。伊蘭約瑟芬俱束束東方裝。儼然東方之人。圖書室對面。設一高壇。爲幻術壇。卽長興演藝處。余與克雷前至。衆賓絡繹而來。咸以此集創自伊蘭。不覺欣然色喜。伊蘭接待衆賓。曲盡忱款。須臾。長興亦至。伊蘭介於衆賓前。長興向衆作禮。登壇演藝。運指如閃電。徐取棹。旣以手持其兩角。以旣之裏外二面示衆。賓無物藏匿。案上亦空無所有。乃以旣覆案上。卽有羣鴿羽色潔白。出自旣內。回翔室中。衆賓觀之不覺軒渠。繼復取火置鐵板上。火勢甚熾。彼徐行其上。膚髮衣服毫不焦灼。凡演二句鐘之久。手腕靈捷奇趣橫生。令人可喜可愕。筆難罄述。